学术专论

# 计中计：丁未“假照片事件”探析

唐　论

[摘要]　在近代掌故之学中，丁未“假照片事件”多被视为岑春煊最终开缺之动因，但其面相颇为扑朔迷离。通过对时人函电、日记及诸家笔记之辨析，大体可以梳理出“假照片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丁未政潮中，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后，托病稽留上海，请求开缺，被给事中陈庆桂参劾，但圣眷犹存，底缺未开。其间梁启超密谋与岑春煊在上海会面事泄，为奕劻、袁世凯所注目，交端方追查。四川建昌道员蔡乃煌为求进，献“假照片”于端方，端方遂遣蔡乃煌进京，与庆、袁等一起谋划了恽毓鼎弹章、蔡乃煌假照片相互印证以坐实岑春煊暗通康梁党人的计中计，岑由是开缺。

[关键词]　丁未政潮　假照片　蔡乃煌　岑春煊　端方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2）－05－0119－010

岑春煊因庚子护驾之功，从患难中奋翅而起，承后殊眷，历管疆圻，权势与袁世凯相埒，时望甚隆。丁未年（1907）三月移邮传部尚书后，更是势骎骎入枢府，然仅三月余，恩眷全衰，骤然开缺，退出政坛，实值得玩味。关于岑春煊开缺之因，近代掌故之学多指向“假照片”上达，论者也时有引述。郭卫东据恽毓鼎日记稿本指出岑春煊开缺的最直接原因是恽毓鼎弹章，不是“假照片事件”,[①] 孔祥吉则认为“端方进岑春煊与梁启超合影劾倒岑春煊的掌故，在清宫档案中无法证实，很显然是坊间流传的野史，不足为凭”。[②] 时至今日，“假照片事件”依旧扑朔迷离，其是否真实存在？与恽毓鼎弹章有何关系？岑春煊开缺所为何因？笔者试论证之，一隅之见，敬请方家指正。

## 一、恽毓鼎弹章与岑春煊开缺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四川总督岑春煊入京觐见，授邮传部尚书，面参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等多人，与军机大臣瞿鸿禨联合，密谋掀翻政局，一度使奕劻险些倒台。在军机大臣世续、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极力劝慰下，“上怒乃解”，奕劻得以自全。恰此时

[收稿日期]　2021-06-22

[作者简介]　唐论（1989—　），男，泰山学院历史学院讲师，泰安 271000；tanglun1234@126.com

① 参见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5 期；《丁未政潮中康梁派活动考略》，《历史档案》1990 年第 1 期。

② 孔祥吉：《读书人莫学恽毓鼎——剖析丁未政潮的若干细节》，见氏著《惊雷十年梦未醒：档案中的晚清史事与人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03 页。

广东钦州发生暴动，奕劻趁独对时向慈禧进言，力荐岑春煊回任两广总督，将其遣出。岑春煊知晓是计，以病为由留京不赴任。庆、袁借戊戌旧事中伤岑春煊，“谓其推翻大老（奕劻，引者注，下同[①]），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岑由是“眷渐轻，势大衰，无能为矣”，[②] 留京乏术，只能悻悻出京矣。

五月初三日，岑春煊出京南下。五月初六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在庆、袁收买之下，上折弹劾瞿鸿禨，“上甚怒，兼责及领袖（奕劻）”，[③] 因岑春煊初二离京请训时曾“密疏劾邸枢（奕劻），甚烈”。[④] 初七日，瞿鸿禨被开缺回籍，奕劻也以衰庸不堪、才力难济为由具折请辞。[⑤] 初七、初八两日，两宫选召大学士孙家鼐、鹿传霖，军机大臣世续专议“领袖之进退”，经孙家鼐力劝，奕劻才得以继续领枢。[⑥]

岑春煊的困境竟险使奕劻再度倒台，庆、袁必欲除之而后快，密切关注其举动。而岑春煊从秦皇岛乘船南下，并未赴粤，而是再度借病稽留上海，瞿鸿禨开缺后，其亦请求开缺。二十六日，开缺折到京，不允，促其赴任。[⑦] 二十八日，给事中陈庆桂奏劾岑春煊贪暴昏欺四大罪，折被留中。[⑧] 可见，岑春煊此时圣眷仍存，“尚未全衰”，[⑨] 庆、袁想要彻底扳倒岑春煊，还需长远计议。

至七月初二日，庆、袁等谋划月余后，再次指使恽毓鼎上折奏参岑春煊，此折最早由郭卫东据恽毓鼎日记稿本发现，[⑩] 七月初一日日记载：

> 九点钟到馆，未初归寓。闭户自缮封奏，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旨，逗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掀翻朝局，情节可疑，请密旨查办。康、梁皆自日本来，日本日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乱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狠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据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蔡伯浩、顾亚蘧来久谈。夜，雷雨。[⑪]

由恽氏所记来看，此折是针对岑春煊与康梁党人会面而发，攻击岑勾引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请密旨查办，并借题发挥，担心“岑借日本以倾朝局”。折上，留中。两日后，即七月初四，谕下：“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叠经赏假，现在假期已满，尚未奏报起程，自系该督病尚未痊。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岑春煊著开缺，安心调理，以示体恤。”[⑫] 至此，岑春煊被彻底开缺。郭卫东据此认为“岑氏下台，最直接的原因并不是所谓‘伪造相片事件’，而是由于恽毓鼎的弹章所致”，是奏折中大力强调康、梁“国际背景”的“新意”，使慈禧感到惶恐，遂开缺岑春煊。[⑬] 恽毓鼎奏折内容如下：

---

① 袁世凯与端方的函电中多用隐语，笔者予以括注，后文类似情况均同此处理。

②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6 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76 页。

③ 陶湘：《齐东野语》，陈旭麓、顾廷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58 页。

④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6 卷，第 207 页。

⑤ 奕劻：《奏请开去军机大臣要差专理部务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82-093。

⑥ 陈旭麓、顾廷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60 页。

⑦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6 卷，第 266 页。

⑧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6 卷，第 286 页。

⑨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6 卷，第 259 页。

⑩ 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5 期。

⑪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351 页。

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33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35 页。

⑬ 郭卫东：《丁未政潮中康梁派活动考略》，《历史档案》1990 年第 1 期。所谓“新意”是较五月二十八日陈庆桂奏折而言，里面也提及岑春煊与康梁党人之关系。

窃见两广督臣岑春煊自今年五月奉旨简任粤督，到沪即托病稽留，一再乞假。臣始尚疑其借病规避也，乃都人士有从上海来者，咸谓康有为、梁启超现已到沪，与岑春煊时相过往，岑春煊留之寓中，又证以所见各处函电，均确凿可凭。臣又访得岑春煊幕中有粤人麦孟华……臣不知其是何居心，况复骄蹇不臣，横凶素著，谤书盈箧，无待臣言。

拟恳宸断独伸，将岑春煊先行开缺。一面电谕两江督臣端方、湖广督臣张之洞详细密查，妥谋解散之方，密筹处置之法，并敕下浙江抚臣张曾敭，查明麦孟华何日到浙，何日离浙，据实密复，再行请旨办理。军机大臣中如有曾经岑春煊保荐者，谕令勿得泄露。事机万急，安危所争，间不容发。若到任后始行查办，则有兵权、财权在手，又有凶逆为之主谋，不可复制矣。

臣侍讲帷十二年，孤立无援，惟恃皇太后、皇上知遇之恩，渐跻清显。今既确有所闻，不敢顾惜身家，缄默不发。谨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①]

通观其折，的确大量着墨于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三人之关系，但并没有强调康、梁国际背景的部分。笔者推测日记中所论及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和“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因此“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不得不据实告变”等语应是恽毓鼎自解的说辞。恽毓鼎进士出身，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等，向以清流自居，而此间竟为庆、袁所收买，先后弹劾瞿鸿禨、岑春煊等清流大员，内心应颇为抵牾，因而需要在日记中写下此段冠冕堂皇之语以为纾解，或许亦有几分体认在其中，与折尾这一段欲掩盖受他人指使，实则欲盖弥彰的自陈有异曲同工之妙。

恽毓鼎渲染了岑春煊与康、梁、麦关系后，拟请将岑春煊先行开缺，再行查办，并着力强调形势之危急，岑春煊赴任两广之危害，恳请当机立断。康、梁是慈禧太后极痛恨之人，若信之，则应迅速开缺岑春煊以绝后患，似乎难成为慈禧两日后才开缺岑氏之成因。笔者细品岑春煊开缺前后之史料，感觉其中另有隐情，试析之。七月初二日，恽毓鼎上折后，即等待朝廷的反应，日记载：“呈递奏折……傍晚，探听知折留上，未发枢臣阅，但谕令发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面询要事。”[②] 早上呈递奏折，傍晚即知折留中，还知晓“密电”内容，足见恽毓鼎所探听之人来头不小。密电张之洞迅速来京面询的“要事”，当为恽毓鼎所奏岑春煊与康、梁之事，可见恽毓鼎之奏对慈禧有所触动，但仍是疑信参半，需要面询相对中立的张之洞。然吊诡的是，既密电张之洞来京，而张之洞尚未动身清廷即将岑春煊开缺。郭卫东认为张之洞“不能从速赶到”，慈禧等不及了。[③] 笔者认为可能另有他因，从初二日电召张之洞到初四日下谕开缺岑春煊，中间之变故应在初三日。此日发生了何事让慈禧转念迅即开缺岑春煊，不由地使人想到了“假照片事件”。

## 二、掌故之学中的“假照片事件”

关于假照片之事，时人及后人笔记中多有记述，岑春煊在其自传随笔《乐斋漫笔》中云：

于是复谋南行。时世凯在北洋，见余底缺未开，主知犹固，亦恐一旦赴镇，据两广财赋之地，终不利于彼也，日谋所以陷余之计。知东朝平生最恶康、梁师弟，乃阴使人求余小照，与康、梁所摄，合印一帧，若共立相语然者。所立地则上海时报馆前也。既成，密呈于孝钦，指为暗通党人图乱之证。深宫不审其诈，既见摄影，俨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泪下。亟谋所以处置者，枢臣固请如瞿相之例。孝钦迟回久之曰：“岑某有庚子旧劳，毋令难堪。”遂仅以久病未

① 恽毓鼎：《奏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勾通逋贼情迹可疑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宫中档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2-0108-012。

②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351 页。

③ 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5 期。

痊，准其开缺调理，俾微臣得保始终，诚圣恩已。①

作为当事人，岑春煊论及假照片由来及进呈后慈禧之反应，指明主使人为袁世凯，言之凿凿。至于阴使之人为何人，岑春煊虽未言明，但似有所指，其谓："蔡乃煌者，倾险人也，初宦蜀中。值丁未岁，余将西上，乃煌在沪，数来求见。余知其非佳士，峻拒之，遂夤缘内调，为世凯效奔走，得任苏松太道。"② 按岑氏所述，丁未三月蔡乃煌攀附自己未遂，转而为袁世凯奔走以求内调，阴使之人似为蔡乃煌。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所述则较为明了：

> 至于伪造康有为与岑春煊合拍的照片，依我所知是在上海所办的。承办此事的人就是蔡乃煌。主使的人无疑是端方。此事在上海并不秘密，知者很多。所以泄露的原因，因为他们自己不会照相，而委托照相馆代办，此照相馆之主人为广东人，颇与商界往来，亦为我所素识，所以我知道得最早。春煊罢官之后，曾一度为上海寓公，亦深知此事之原委。③

刘厚生为上海商界名流，交游甚广，熟谙沪上轶闻。其谓假照片是在上海所办，承办人为蔡乃煌，主使人为两江总督端方，且代办假照片的照相馆主人为其所素识，可信度应较高。既然"此事在上海并不秘密，知者很多"，岑春煊曾在上海做寓公，得知其原委，那他人肯定也多为知晓。因《乐斋漫笔》和《张謇传记》均成书较晚，④ 为追本溯源，尚需对此前成书之诸家记述进行考辨，以防因袭附会。

1918年刊行的《慈禧传信录》，较详细地记载了"假照片事件"，费行简曰：

> 适春煊方居沪上，联络报馆，攻击庆、袁无虚日。方乃以密书达枢廷，称春煊近方与梁启超接晤，有所规画，以二人合拍影相附之。后览相片无讹，默对至时许，叹曰："春煊亦通党负我，天下事真弗可逆料矣！虽然彼负我，我不负彼，可准其退休。"于是传旨准春煊开缺调养。而相片实方以二人片合摄之，以诬春煊，后不及知也。说者谓岑、端亦结昆弟交，而方甘为世凯报复，心诚险矣。从此春煊不复再召。后外务部参议蔡乃煌，自请南下收买报纸，世凯荐之，遂简沪道。⑤

费行简（笔名沃邱仲子），晚清文豪王闿运弟子，广闻晚清朝故，又曾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因而应多有听闻其中内情。其所述关节之处为："方乃以密书达枢廷，称春煊近方与梁启超接晤，有所规画，以二人合拍影相附之。"方即端方，枢廷当指奕劻，端方密书奕劻揭露岑春煊与梁启超接晤，并附两人合照，目的是"为世凯报复"。至于蔡乃煌，费行简未指明其为假照片承办者，但紧接此事提及，且"世凯荐之"为沪道，似难脱干系。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道：

> 粤人蔡乃煌失志居天津，侦得其情，思媚袁以求进。因入照相馆，觅得春煊及康有为影相各一。点景合成一片，若两人聚首密有所商者，献于世凯。世凯大喜，交奕劻密呈太后，证为交通乱党，春煊之宠遂衰。未几，迁粤督，未及履任，中途罢归。乃煌以此擢上海道。⑥

胡思敬，光绪二十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熟谙晚清掌故。他认为合成假照片之人为蔡乃煌，因其"失志"媚袁以求进，似乎与端方无关，照片直接由蔡乃煌在天津呈递袁世凯，再由奕劻密呈上达。胡氏所记，明确指出了假照片和蔡乃煌后擢任上海道（即江苏苏松太道）之因果关系，不过，从"未几，迁粤督"来看，进呈假照片，似在岑春煊外放两广总督之前。

---

① 岑春煊：《乐斋漫笔》，中华书局，2007年，第34页。

② 岑春煊：《乐斋漫笔》，第35页。

③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第151页。

④ 《乐斋漫笔》为岑春煊晚年自定之稿，从内容来看止于1920年代，岑去世于1933年，成书当在此期间，1943年由《中和月刊》初次付印。《张謇传记》据作者自述，写作始于1950年，1957年成书，1958年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⑤ 沃邱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下，崇文书局，1918年，第82页。

⑥ 胡思敬：《袁世凯谋倾岑云阶》，《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第102页。《国闻备乘》最早收于1924年刊印的《退庐全书》，但胡思敬于1922年过世，因而成书当在此前，从内容来看，似乎非因袭费氏所著。

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

会粤中舆论与新督周公不协，上命复旧任。过沪，与诸名士交游，托疾不行。上海道蔡伯浩观察得其西法撮景，以新会梁启超旧景相合如一，以为逆党之证，进呈御览，遂得罪。①

刘体智是晚清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四子。其记述较为简略，认为是上海道员蔡乃煌（时并非上海道员）进呈假照片，未提及受何人指使及进呈之途径。

陈灨一在《睇向斋逞臆谈》中言：

劻、凯复谋，使不得之粤。阴授计于人取康有为及春煊单人相片，裂而复合，作并立状，重撮一影进于后……劻、凯之计酬，而春煊不白之冤莫由申诉，遂家于海上。②

陈灨一出身科举世家，民初曾入袁世凯幕，1932 年在上海创办《青鹤》杂志。其所记指出指使之人为奕劻和袁世凯。

可见，民国以后，“假照片事件”已在掌故笔记中多有流传，诸家记述虽各有侧重，但除胡思敬所记时间、地点差异较大外，③ 基本情节并无太大出入。事件是发生在丁未政潮中岑春煊被排挤出京、稽留上海期间，事件的关键人物基本明确，假照片嫌疑人为蔡乃煌，指使者嫌疑人有端方、袁世凯、奕劻，找寻线索，还须从此处着手。

## 三、“假照片事件”之前因后果

蔡乃煌，广东番禺人，光绪十七年举人，二十二年捐候补道员，九月发往湖南试用，到二十八年十二月先后总办湖南善后局、农工商务局、垦务局、洋务局、缉私营务处、监捐局、工艺学堂等，其间曾两次短暂署理粮储道，到广东商办铁路，去岳州开办洋关，还三次赴汉口与英、法领事商办教案，深受湖南巡抚俞廉三赏识，两次上折保奏，但一直未能补实缺。而四川总督锡良也十分欣赏蔡乃煌之才干，曾于二十七年正月任山西巡抚时，奏调一次，未遂；于二十九年闰五月再次奏调其赴四川补用，十一月蔡乃煌到川即委以总办督辕文案、洋务局、商务局、矿务局、机器局、银铜圆局，十二月又会办川汉铁路总公司；三十一年，锡良专折保奏一次，三十二年八月经锡良奏请，补四川建昌道缺，九月实补。④

由其履历观之，蔡乃煌办理洋务能力当十分出色，因而得俞廉三和锡良赏识，委以重任，且屡屡保奏，但其仕途似乎并不顺坦，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捐候补道台发湖南试用到三十二年九月补实缺道台，兜兜转转，恰十年光阴。蔡乃煌时年四十七岁，虽已近天命之年，但在清季候补官员冗多的情势下以举人出身补缺，且深得督帅重视，也不可谓不幸。然蔡乃煌上任不足四个月，锡良就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奉旨调补云贵总督，缘由还是来自岑春煊。三十二年七月，滇边片马交涉事起，朝旨两广总督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岑认为“此行实不由两宫本意，特奸臣欲屏吾远去”，因而“疏陈病状，乞假就医上海，以图后举”，⑤ 岑春煊不赴云贵任，

---

① 刘体智：《岑春煊宠衰》，《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 年，第 209 页。《异辞录》收于 1928 年刊印的《礐园史学四种》之中，据姚继荣《清代笔记论丛》所载，《异辞录》成书于 1924 年，关于其作者一说为刘体仁，一说刘体智，本文采用中华书局 1988 年版之说，为刘体智。

② 陈灨一：《岑春煊》，《睇向斋秘录（附二种）》，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00 页。《睇向斋逞臆谈》原载 1932 年创刊的《青鹤》半月刊，据作者弁言，大概作于 1933 年。

③ 1914 年刊行的《民国野史》，较早记载了“假照片事件”，指明岑春煊和梁启超的合影为蔡乃煌所伪造，但时间在丁未政潮之后，为孤证；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和《世载堂杂忆》中也提及假照片，认为是岑春煊督粤时得罪粤人，粤人谋排去之法，时间在丁未政潮之前，且前后记载多有矛盾，与史实多有出入。本文均不予采用。此外，汪诒年在 1938 年刊行的《汪穰卿先生传记》中汇总所见诸家之记述，点出假照片的相关人物为奕劻、袁世凯、端方和蔡乃煌。

④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8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35-136 页。

⑤ 岑春煊：《乐斋漫笔》，第 28 页。

朝廷于是调补锡良而以岑春煊督川。

胡思敬云蔡乃煌"失志"，应是有几分道理，至少是不得志，作为锡良一手奏调、保奏、奏补之人，蔡乃煌在锡良离川之后，失去凭靠，前程黯淡，加之建昌道地处西康土司统治地区，地处偏远，形势混乱，使其愈加不安其位。如岑春煊所述属实，蔡乃煌在丁未年三月已来到上海，数次求见这位新任川督以求攀附，但为岑"峻拒之"。[①] 附岑不成，蔡乃煌必须另寻依傍，而当时官场升迁以北洋为捷径，[②] 蔡乃煌显然明白此中道理（晚清军机大臣、贝勒毓朗之弟毓盈曾评价蔡乃煌"老州县也，世故极深"[③]），在此期间努力谋求钻营，并来到京师。

恽毓鼎七月初一日日记载："九点钟到馆，未初归寓。闭户自缮封奏，劾粤督岑春煊……蔡伯浩、顾亚蘧来久谈。"[④] 恽毓鼎此日日记颇值得玩味。七月初一，即恽毓鼎上折参劾岑春煊的前一天，蔡乃煌（字伯浩）、顾亚蘧来久谈，所为何事？诚如郭卫东所说："查恽毓鼎此前的活动记录，看不出恽、蔡有何深交，蔡于此时来到此地，肯定负有某种使命。"是何使命呢？他推断"弹章炮制者即当晚来到恽寓所之人"，[⑤] 即蔡乃煌、顾亚蘧是弹章炮制人。笔者以为或许有些不妥，其实弹章的炮制者，恽毓鼎已隐为交代，上午九点到史馆，未初（下午一点多）回家缮写封奏（缮即誊抄也），其间恽毓鼎已经见了某些人（袁世凯智囊、时任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可能性较大，弹劾瞿鸿禨之折即出自此人之手），拿到了弹章的底本，因而回家"闭户"缮写。若是蔡乃煌、顾亚蘧为弹章炮制者，既已见过面，交了底本，大可不必再来访；且北洋人才济济，文案更不乏人，似没必要让一个四川的道员炮制如些重要之弹章。蔡乃煌应另有其他使命，从蔡乃煌、顾亚蘧和恽毓鼎三人之关系亦可看出端倪。

顾亚蘧即顾瑗，河南祥符人，光绪十八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山西道监察御史等职，与恽毓鼎为翰林院同僚，私交亦颇密，恽毓鼎日记载，其三兄嫁女，女方媒人正是顾亚蘧，请媒时，恽以主人坐陪。[⑥] 同时顾亚蘧与袁世凯关系也值得关注，刘体智云："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所不能达者，惟善化瞿相一人。顾雅蘧侍御慨然以疏通自任。"[⑦] 顾亚蘧勇于替袁世凯疏通瞿鸿禨之关系，应是与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由是观之，蔡乃煌和恽毓鼎应为庆袁集团所用以攻讦岑春煊，顾亚蘧或是蔡乃煌与恽毓鼎沟通之中间人，两人各有使命。

恽毓鼎之用为上奏弹章，那蔡乃煌之用为何？还需从岑春煊南下之后的情势和庆、袁等的谋划来分析。陈庆桂参劾岑春煊一击不中，庆、袁等寻找新的时机，而在此前后梁启超专门抵沪等候与岑春煊会面的消息外泄。五月二十五日，奕劻连发两电给端方，探询岑春煊在上海与康有为、梁启超会晤情形。[⑧] 次日，袁世凯亦电端方，云："闻康梁十一日抵沪，即晚密谒伊。三日内见数次。康梁寓狄楚青家，伊退休决于康梁，请设密确查。"[⑨] 伊即指岑春煊。袁世凯听闻岑春煊与康、梁见面消息后，也请端方"设密确查"。端方随即秘密布置人员，监视岑春煊之举动，并于六月初三日发电给袁世凯，综合收集的情报，称岑春煊和梁启超在狄楚青

---

① 岑春煊：《乐斋漫笔》，第 35 页。

② 胡思敬：《北洋捷径》，《国闻备乘》，第 91—92 页。如朱宝奎原在盛宣怀手下以候补道员总办上海电报局，后于光绪二十九年在唐绍仪汲引下投靠袁世凯，遂于三十二年二月补授外务部右参议，三十三年三月再补授邮传部左侍郎，飞腾火速。

③ 爱新觉罗·毓盈：《记欢迎美舰事》，《述德笔记》卷 6，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2 页。

④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351 页。

⑤ 郭卫东：《丁未政潮中康梁派活动考略》，《历史档案》1990 年第 1 期。

⑥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351 页。

⑦ 刘体智：《异辞录》，第 194 页。

⑧ 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⑨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6 卷，第 266 页。

宅见过一次。[①] 袁世凯当日回电："江电悉。此事颇有关系，可否由公密电枢知之。请酌。"[②] 袁世凯认为此事"颇有关系"，建议端方电奕劻知之。端方遵之，并增加了梁启超与岑春煊"有组织归政之举"和"康有为并未来沪"两条。六月十一日，端方再将近几日探得消息整合后发给袁世凯，"称探查到康有为的行踪，但不敢贸然向奕劻报告"。次日，袁世凯回电建议端方"宜以此再速电承泽（奕劻）"，因其最近要独对，"呈公前电"，再加上结交康有为的罪证，岑春煊当会开缺。端方此时也认为"伊（岑春煊）气渐衰，恰好邸相（奕劻）独对，所言必当有效"。[③] 然奕劻独对的结果，与袁世凯、端方之期许大相径庭，端方于十六日致电袁世凯，曰：

> 文电悉。康梁到沪踪迹及与伊秘密各情，经方迭次派员密探，并派李道葆恂借候伊病为名，随时侦查，该道在沪将及半月，一切情形访查尤悉。惟此等重要之事经邸造膝，尚无效力，万一再电陈，恐邸力不足，或转以烦数之故，别生疑惑。伊内多援，似尤不可不防。兹拟派李道谒公，觌陈委曲，并令谒邸，密陈如何办理，仍望公为主持。[④]

这是端方对袁世凯十四日电报（文电）的复电，袁世凯电报大概是告知端方，奕劻独对时，向两宫汇报了有关岑春煊和康、梁会面之情报，但未引起慈禧重视，希望端方能继续向奕劻提供情报。而端方认为"此等重要之事"经奕劻密陈，"尚无效力"，不可再一味赘言，以免引起慈禧猜忌。康、梁是慈禧之大忌，四月间岑春煊借病逗留京城之际，庆、袁就借戊戌旧事中伤岑春煊，使岑"势大衰，无能为矣"，[⑤] 只能悻悻出京。此时，奕劻故技重施，并佐以端方的情报，慈禧竟未发作，自然是不愿意相信岑春煊通党。垂暮之年的慈禧感念岑春煊千里护驾之功，视其为肱股，虽"动于奕劻之危词，屏而远之，而犹有念旧之意"，[⑥] 岂肯轻易相信岑春煊会通党负己，以至于后来见到假照片时"惊愕至于泪下"。[⑦] 奕劻此时若再饶舌，只能加重慈禧之猜忌，怀疑此举意在借康、梁构陷岑春煊，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而，端方也只能从长计议，打算让负责访查岑春煊的心腹李葆恂北上与袁世凯、奕劻商讨对策。

显然，单凭岑与康、梁会面之情报难以使慈禧太后相信岑春煊通党，想要彻底扳倒岑春煊，还需另谋他策。时已是六月十六日，距恽毓鼎上弹章仅半月，假照应该就是在此期间登场，因而有费行简所载，"方乃以密书达枢廷，称春煊近方与梁启超接晤，有所规画，以二人合拍影相附之"。[⑧] 岑春煊与梁启超会面的情报，虽不是以"密书"的形式，但的确由端方密电奕劻，而假照片无法电呈，只能以密书上达。视当时情形而言，费行简此记应比较可信。

端方的假照片从何而来？诸家记载多指向蔡乃煌，尤其是刘厚生认为"承办此事的人就是蔡乃煌"，在上海所办。[⑨] 此事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不过有迹可寻。蔡乃煌在锡良调任后，谋求新的晋升之途，北洋确为捷径，但从其履历来看，他之前与北洋交往甚少，毛遂自荐也非官场常态，最可行之途还是有人引荐。而时任两江总督端方是满人疆臣中的翘楚，更是庆袁集团的重要成员，且一向有爱才之名。通过端方荐举，当为佳途，如丁未前后的郑孝胥就试

① 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②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6 卷，第 290 页。

③ 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④《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端方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27-01-001-000157-0061。转引自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⑤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6 卷，第 176 页。

⑥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31 页。

⑦ 岑春煊：《乐斋漫笔》，第 34 页。

⑧ 沃邱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下，第 82 页。

⑨ 参见刘厚生：《张謇传记》，第 151 页。

图通过端方游说奕劻、袁世凯来谋取晋升。[①] 此时的蔡乃煌对升迁汲汲以求，附岑不成，转而攀附端方，为博取信任，定会表现多端，五月二十八日陈庆桂参劾岑春煊似与蔡乃煌有一定干系。[②] 或许正是在奕劻独对揭发岑春煊亦不奏效、端方打算长远谋划之际，狡黠的蔡乃煌献上了假照片。合成照片技术在当时知者并不多，蔡乃煌或因长期总办各洋务局所，尤其是工艺学堂之故，有所耳闻。或为保密起见，蔡乃煌还找了一家广东同乡开的照相馆合成了假照片。[③] 因而合成假照片的计谋应出自蔡乃煌，他给端方进献假照片实为“行险以侥幸”，若主意出自端方，其最可能让查访梁启超的李葆恂或其他亲信来承办，而不是外来的蔡乃煌。

不仅进献假照片，从蔡乃煌后来出现在京城恽毓鼎家里来看，假照片极可能是由蔡乃煌亲自带去，且他还可能在天津拜晤过袁世凯以为筹划，因而胡思敬认为假照片是在天津献给袁世凯的。蔡乃煌离津后，随即进京与庆袁集团成员一起谋划了恽毓鼎弹章、假照片相互印证以坐实岑春煊暗通党人的计中计。至于两计孰先孰后，窃以为弹章在前，假照片在后，如若弹章即达目的，假照片可不必进呈，恽毓鼎初二日弹章递上，慈禧仍徘徊不决，一面折留中，一面电张之洞火速进京面询（从恽毓鼎当日日记来看，他在密切关注内廷的反应），一击不中，初三日假照片再进呈，慈禧惊愕之下信以为真，遂有七月初四日开缺岑春煊之诏。

至于假照片是由谁呈进，可能是奕劻，亦可能是李莲英。多家记述显示岑春煊在丁未年进京后得罪了宠宦李莲英，江庸在《趋庭随笔》中云：

> 岑云阶当庚子之变，扈从行在，与阉宦李莲英结交甚密，其受知孝钦即由于此。迨入为邮传部尚书，自以为历任封疆，声名已著，且方面奏庆亲王奕劻贪渎不职，故馈李酒食亦拒绝之，李因大恚。其不久遽外出，虽奕劻挤之，李亦与有力焉。[④]

岑春煊庚子护驾时，结交李莲英，多有内助，后岑历任封疆，声望日隆，因而刻意疏远李莲英。马叙伦在《石屋余沈》中曰：

> 春煊故由李莲英进，及为邮传部尚书，有人进言于春煊，谓今为大臣，宜绝阉人，植清誉。莲英馈食，春煊竟谢之，莲英以是衔春煊。及春煊受挤，改督两广，莲英使人以康有为、梁启超之照相与春煊照相合为一纸，以进于慈禧，春煊遂失宠而不自知也。[⑤]

李莲英衔恨岑春煊的情况，刘体智在《异辞录》中也有记述，[⑥] 但马叙伦所述假照片为李莲英一人为之应为不实之词。“清廷家法，驭太监极严，稍有劣迹，即予杖毙”，[⑦] 李莲英虽得慈禧宠信，有所招摇，若谓其肆无忌惮构陷朝廷重臣，似不至如此，不过，庆、袁为之，李莲英“与有力焉”倒大有可能。

假照片出奇制胜，岑春煊开缺，蔡乃煌因此功莫大焉，官运亨通。九月初四日补授邮传部左参议，十月署邮传部右丞（时邮传部尚书为庆袁亲信陈璧），次年正月二十九日，再奉旨补授

---

① 四月十九日袁世凯致端方密信云：“公举苏龕本意，大老亦在上前说明，颇以为然。”（《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176页）苏龕指郑孝胥，大老指奕劻，可见一斑。

② 张建斌考证“陈庆桂所上的正折、附片皆端方所提供”，通过湖北巡警道道员冯启钧转达，而端方在五月二十六日也通过冯启钧打探蔡乃煌之行踪，二十八日，冯告知，“蔡在京，许明回。西林正文、武进副稿今日发刻”（《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可知，此时蔡乃煌在京城，打算二十九日，也就是陈庆桂参劾岑春煊的次日返宁，冯启钧将两事一起告知端方，而陈庆桂又是蔡乃煌同乡（均为广东番禺人），似乎表明蔡乃煌与此次劾岑有较大干系。

③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51页。

④ 江庸：《趋庭随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辑第85册，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06-107页。

⑤ 马叙伦：《石屋余沈》，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3-144页。

⑥ 刘体智：《异辞录》，第208页。

⑦ 何德刚：《有关太监之见闻》，《春明梦录　客座偶谈》，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江苏苏松太道员（即上海道、沪道，“兼管海关，膏腴甲天下”[①]），比之前十年间官阶逡巡不前，可谓天壤。

概言之，假照片其实是以伪证实，用来坐实岑春煊通党之道具。庆、袁等为何要用如此阴毒之手段，还得从岑春煊的恩宠谈起，胡思敬云：“春煊之宠，由庚子护驾”，“从患难中奋翅而起，虽有外言，莫能间也”。[②]庚子之变中，两宫仓皇出逃，颠沛流离，极其狼狈。岑春煊率师千里勤王，护驾西狩，扈从左右，使太后感动而泣下，[③]其在《乐斋漫笔》中所述太后云，“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汝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我久已将汝当亲人看待”，当不为虚语。岑春煊因慈禧之宠信而位列封疆重臣，其圣眷之隆，从朱宝奎罢职之事可窥其一二。岑春煊三月二十一日补授邮传部尚书，二十二日尚未莅任即面参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二十三日旨下，革职朱宝奎，“都人士群相惊告，诧为异事”。[④]徐一士评价曰：“侍郎于尚书为同官，非属吏，而以未到任之尚书一言而褫本部侍郎之职，著之谕旨，实故事所无，当时后于春煊眷遇之隆，足见一斑。”[⑤]

岑春煊圣眷优渥，其四月十七日外放两广固然是庆、袁借故排之，但岑春煊自光绪二十九年署理两广总督，镇压会党游勇起义，谙熟两广政情、军情，确实是督粤的不二人选。而慈禧自辛丑回銮以后，年事渐高，唯恐边事不靖，因而派岑春煊回任也自在情理之中。岑出京后，借病稽留上海，请开缺，而慈禧屡次赏假，不允所请；陈庆桂奏劾岑春煊贪暴昏欺四大罪，留中；奕劻独对，揭露岑春煊与康、梁有谋划，亦不见效果，足见慈禧是有意回护岑春煊，圣眷仍存。此种情形之下，庆、袁等想要彻底打倒岑春煊，不仅要祭出戊戌旧事，还必须坐实岑春煊通党，假照片即为杀手锏。恽毓鼎的弹章和蔡乃煌的假照片是庆、袁等设计攻岑的两把利刃，一阳一阴，力求万无一失。慈禧对涉及康、梁之事，向来痛下杀手，而此次在信以为真的情况下，还念及“岑某有庚子旧劳，毋令难堪”，[⑥]以病将其开缺，保全体面，个中缘由值得深思。若非庆、袁等人使用假照片，一击中的，结局还殊难逆料，至少还会再起波澜。

## 四、余论

岑春煊终因暗通康梁党人而开缺，但“就与保皇会暗中结交而言，端方、袁世凯和岑春煊无异于同道”，[⑦]袁世凯、端方等人在政争中借康梁之故，先发制人，既有效打击政敌，又撇清自身嫌疑，手段可谓高矣。袁世凯姻亲张人骏在丁未五月评价袁世凯曰“苍猾顽狞”，[⑧]可谓知人之论，岑春煊与袁世凯虽时有“南岑北袁”之称，但就谋略、权术而言，岑实略逊一筹。

岑春煊因庚子之功起，跻身疆吏，勇于任事，“为政猛，治事严”，[⑨]颇振作有为，平定变乱，澄清吏治，推行新政，谓一时之能臣，声势煊赫。然其“褊急不能容物，政见舛谬与世凯同而素不和睦”。[⑩]丁未年进京后，劾亲贵，太后或有调和之意，“卒不为动，每入对，必诉劻劣迹于

①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55页。
②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02页。
③ 陈灨一：《睇向斋秘录（附二种）》，第98页。
④ 岑春煊：《乐斋漫笔》，第31页。
⑤ 徐一士：《一士谭荟》，中华书局，2007年，第223页。
⑥ 岑春煊：《乐斋漫笔》，第34页。
⑦ 桑兵：《庚子勤王前后的岑春煊与保皇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⑧ 张人骏：《致张允言等》，河北省博物馆编：《晚清重臣——张人骏考略》，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
⑨ 陈灨一：《睇向斋秘录（附二种）》，第98页。
⑩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76页。

后，举朝侧目”，朱宝奎罢职后，更被卿相士人“戏以猛虎呼焉”，[①] 卒致败退。岑春煊亲信幕僚岑盛之在其入邮传部时，曾叹曰：“过刚则折，微特不克报国家，且恐为佥壬所中。”[②] 不幸言中。至辛亥鼎沸，再起为川督，然时过境迁，大局倾颓之下，岑春煊已无拥清之心，民国肇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 References


Guo Weidong. “Lun dingweizhengchao” (The research of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1907). *Jindaishiyanjiu*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5 (1989).

Guo Weidong. “Dingweizhengchao zhong kangliangpai huodong kaolue” (The research of Kang−Liang group’s activities during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1907). *Lishi dangan* (Historical Archives ) 1 (1990).

Sang Bing. “Gengzi qinwang qianhou de Cenchunxuan yu baohuanghui” (Cen Chunxuan and the royalist society before and after the movement to rescue the Emperor in 1900). *Jindaishi yanjiu*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6 (2001).

Zhang Jianbin. “Danfang yu ‘dingweizhengchao’” (Duan Fang and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1907). *Jindaishi yanjiu*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3 (2021).


## An Intrigue in Intrigues: Research of “Event of Fake Photographs” in 1907


TANG Lun (School of History, Taishan University; tanglun1234@126.com)



**Abstract:** In the studies of modern historical anecdotes, the “event of fake photographs” in 1907 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cause of Cen Chunxuan’s final dismissal, but the facts are rather confusing. We can sort out the outline of the “event of fake photographs” by analyzing the letters, telegram, diaries, and notes of various writers. During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1907, Cen Chunxuan was squeezed out of Beijing. Cen stayed in Shanghai under the pretext of sickness and asked for his dismissal, then he was impeached by the censor Chen Qinggui, but Empress Dowager Cixi still cared for Cen Chunxuan, so she retained his position.  During this period, Liang Qichao conspired to meet Cen Chunxuan in Shanghai.  This event was noticed by Yi Kuang and Yuan Shikai, who allowed  Duan Fang to investigate Cen Chunxuan’s tracks. Sichuan Jianchang’s daoyuan Cai Naihuang provided the “fake photographs” to Duan Fang for promotion prospects. Duan Fang then sent Cai Naihuang to Beijing, where he and Qing−Yuan and others schemed to utilize Yun Yuding’s documents and Cai Naihuang’s fake photographs to authenticate Cen Chunxuan collusion with Kang−Liang ’s partisans. Cen Chunxuan was finally dismissed over this.



**Keywords:** political turmoil in 1907, fake photographs, Cai Naihuang, Cen Chunxuan, Duan Fang


---

① 陈灨一:《睇向斋秘录（附二种）》，第 99 页。

②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下册，中华书局，2007 年，第 710 页。